

「咸祥」與「賢庠」

最近，寧波地鐵十二號線開始調試。雖然尚未正式營運，但已成熱門「打卡」目標。因為這是中國第一座擁有跨海大橋的市域地鐵。跨海鐵路橋並非新鮮事，但以前都用於遠途的高鐵；城市地鐵過海，則基本採取海底隧道的辦法，青島、廈門皆是如此。所以，寧波即將開通的「海上地鐵」，就將帶來悠然看風景的新體驗。

這條海上地鐵，兩岸的站名原來分別是「咸祥站」「賢庠站」，在普通話裏讀音完全相同。一水之隔，分別位於鄞州區、象山縣。後來遵從公眾意見，為避免混淆，加上了兩個前綴，定名為「鄞州咸祥站」「象山賢庠站」。

筆者知道這兩個名字，是大約十年前去寧波訪問。接風宴上，兩道菜上桌，頓時臭氣盈屋。正是當地特產的臭苋菜、臭冬瓜，滿桌人大半無膽消受。主人家笑語盈盈，細數來歷。從「船王」包玉剛回鄉時點名吃臭苋菜，講到寧波產海鮮、產海鹽，繼而講到當地很多地名，其實都來自於鹽。最有名的就是鄞州區「咸祥」、北侖區「咸昶」、象山縣「賢庠」，其實原本都叫「鹽場」。後來地名雅化時，分別選擇了不同的諧音。最想不到的是，鎮海區的「貿易橋」，竟也是雅化的產物，原名「賣鹽橋」，既是方言諧音，又兼顧原意，很是巧妙。

北京的胡同也曾有過大規模的雅化運動。比如西城的「高義伯胡同」「壽逾百胡同」，本來都叫「狗尾巴胡同」，因為胡同拐彎且很短而得名。在雅化的時候，雖都按照諧音（北京土話，「尾」字發音如「以」字），但意思走了不同的方向，正如「咸祥」與「賢庠」一樣。

而「祥」「賢」，也是北京胡同雅化時常用的吉利字眼。如，羅圈胡同，更名為「羅賢胡同」，鍋腔胡同，雅化為「國祥胡同」。



瓜園蓬山

逢周三、四、五見報

古代藝術家的成就

十七世紀的畫家面對自然時，有一個看似簡單，卻相當棘手的問題：藝術家應該模仿眼前活生生的人，還是模仿古代留下來的的大理石雕像？

荷蘭畫家與版畫家揚·德·比斯霍普在《古代雕像圖像》第一冊的題辭中，便試圖回答這個問題。這套版畫集於一六六八及一六六九年在海牙出版，收錄大量古代及仿古雕塑的圖像，其中一個重要目的，是為當時的藝術家提供可供學習的人體範本。

比斯霍普因此列舉出一條悠長的傳統：從拉斐爾、米開朗基羅，到曼特尼亞、普桑，偉大的藝術家都曾仔細研究古代作品，甚至毫不避諱把其中的姿態與形式移入自己的創作。

然而，古代藝術家的成就，最初同樣來自對自然的觀察。既然如此，後世畫家為什麼不能直接學習自然？比斯霍普的回答是：「自然中的美總是與不值得欣賞的東西混在一起。」

自然不會替藝術家整理好自己。眼前有無數身體、姿態、年齡與動作，美與平凡彼此混雜。藝術家的工作，因此不是忠實抄下所見的一切，而是判斷、選擇，再把分散於自然中的優點重新組織起來。古代藝術之所以重要，正因為它保存了前人如何進行這種選擇的經驗。

可是，比斯霍普同時提醒藝術家，不要因為迷戀古代，而對「自然與活生生的人」變得盲目。古代雕像不是自然的替代品，更不是必須反覆複製的答案。它比較像一位老師，指導我們如何看見自然之中的「差異」。

當比斯霍普逐一觀看古代雕塑，他看見的是海格力斯肌肉中的超人力量，是《拉奧孔》的男性老年，也是安提諾斯近乎女性的柔軟、阿波羅的青年俊美、巴克斯司圓潤的四肢，以至薩堤爾與牧神精瘦而結實的身體。

換言之，「理想的美」不存在於某一尊單獨的雕像，而存在於古代藝術作為一個整體所展現的差異，「即每一種身體都有自己的『完美優雅』，而不同人物之間又具有極準確的區別。」



普通讀者

米哈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小區門內的樓面上，掛着一口電子鐘，每次出來進去都會看到，我以為是誰家不要的傢具，順手掛在了那裏。直到前幾天路過時瞥見鐘的指針在移動，掏出手機一看，鐘上的時間竟然和我手機上的一樣。心頭一驚，好像看到一個死物突然活轉過來。後來幾次路過時專門和它對了對表，走得很準。這口鐘，被風吹，被雨淋，被太陽曬，一絲不苟地完成着分分秒秒，叫人頓生「我不如鐘」的欽佩。

自從發現鐘是「活」的，我對鐘

之前寫過一位博主，當時我說這個人的爆料方式很有意思：不急著把「抄襲」兩個字拍在桌上，只是把不同作家的兩段文字並排放在一起，再送上四個字——「異曲同工」，究竟是不是「抄襲」自有公論。沒想到，這場「異曲同工」最近又火了起來。

事緣該博主爆料一名叫作孫頻的「專業作家」，作品中大量文字直接照抄福樓拜的著作。與那些用沉默來裝死的作家不同，孫頻高調發文《沒有一個人應該輕易被摧毀》，說自己

天時暑熱，到處都彷彿是桑拿室、汗蒸幕，動不動便汗流浹背。難怪最近的社會熱話，除了熱，還是熱。開不開冷氣、開多少攝氏度、怎樣開冷氣才最節能最有效，未必是生活智慧，但肯定是生活態度。香港不久前才錄得破紀錄的歷史高溫，但高處未算高，想不想都好，「熱」話還是會持續下去。熱浪捲全球，哪裏才是避暑山莊？

記得從前有非空調巴士，俗稱「熱狗」（熱九巴），可能那個年代不是冷氣處處，沒比較沒傷害，又或



世界最小的鹿有多可愛？

在南美洲溫帶雨林深處，生活着一種像童話精靈般的小鹿——普度鹿（Pudu）。牠是世界上體型最小的鹿科動物之一，其中南方普度鹿成年後肩高約三十五至四十五厘米，體重通常七至十五公斤，身高甚至比不少家養犬還要矮，因此也被稱為「袖珍鹿」。

體型嬌小，既是普度鹿的特色，也是牠最大的生存挑戰。與大型鹿類依靠奔跑速度或群體力量不同，普度鹿更擅長隱藏自己。牠們生活在智利和阿根廷南部茂密的森林中，濃密的灌木叢就是天然的保護傘。只要察覺危險，牠們便會迅速鑽進植被之間，利用嬌小的身形躲避美洲獅、南美狐等天敵。

別看普度鹿模樣呆萌，牠們卻是十分靈活的運動健將。牠們不僅奔跑速度快，還擁有出色的跳躍能力，垂直跳躍高度可超過一米。崎嶇的山地、倒伏的樹木和密集的灌木，反而成了牠們熟悉的「逃生通道」。

下方堆着的那舊傢具也多了個心眼。這些無主的桌椅，或許並非無主。一留心，還真看出了門道。有一位磨刀的老人，經常到小區營業。每次來，都坐在電子鐘下的舊單人黃沙發上。他總有七十多了，頭髮白而短，滿臉溝壑縱橫，長目細眉，正是記憶中老手藝人的模樣。

像磨刀這樣的活計，或許終會縮為一句「磨剪子戥菜刀」，許多年後的人只能從這句吆喝中腦補磨刀人以及他們幹活的場景，就好像我們從岩層裏的腳印化石想像遠古生

文字中間商

年輕時非常喜歡福樓拜，寫作時會有意無意把喜愛的句子帶進小說，稱之為受到前輩作家的「語言滋養」，更指爆料的博主涉嫌煽動網暴，表示已啟動法律程序。網友神評論：小偷被抓住之後，轉過頭去告攝像頭侵犯隱私。

爆料的博主的處理方式也很簡單：你只承認福樓拜？那我再給你看看一些：新的文本對比陸續出現，涉及的作家除了福樓拜之外，還有錢鍾書、薇依、沃爾科特、余秀華等等。其中余秀華沒有寫長篇聲明，也沒有

哪裏才是避暑山莊

者從前真的沒現在這麼熱。小時候坐上「熱狗」，熱是熱，但沒有太辛苦的感覺。那時候的小朋友，不是也會玩那些炎夏時大概可以把雞蛋煎熟的鐵製滑梯嗎？現在公園滑梯以塑膠製為主，安全是安全，但從那個年代走過來的大朋友，可能覺得沒趣。

說到青少年時期，我可是有不少戶外活動。大熱天時打籃球，沒有大樹好遮蔭，就怕輸球多過中暑；常有熱得索性不穿上衣的敵隊球員，一身濕透，在貼身之際快速滑過，帶球上

元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

上月底，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四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上，中國提交的「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」項目順利通過審議，成功列入《世界遺產名錄》。這是中國首次以產業遺產類型申報世界遺產項目，填補了《世界遺產名錄》中「瓷」主題的空白。「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」位於江西省東北部，該遺產包含十五組構成要素與四十五個點位，總面積達七千五百多公頃。

若要在館藏文物中尋找景德鎮千年窯火的縮影，景德鎮中國陶瓷博物館的鎮館之寶「元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」（附圖）可謂代表。這件梅瓶小

物。不過，沙發上的磨刀人從不吆喝，只是在挑子前擺一塊四方的紙板，上書：磨刀十元。或許他自知顧客稀少的局面非吆喝之高低可改變，乾脆擺出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的姿態。

電子鐘、磨刀人、舊沙發，組成一幅「老人與鐘」的圖景。電子鐘自顧自地走，似乎只求與天地同步；磨刀人不期待顧客，好像來這一趟只為完成自我身份的宣示；舊沙發本無定主，卻莫名其妙被一位無刀可磨的磨刀人帶入這幅圖景之中，宛如《紅樓

文字中間商

討論什麼「語言滋養」，只是在爆料的博主原貼下面回覆了八個字：「看到了，給老子等着。」

這表達實在太「余秀華」了。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孫頻作為作家已經「社會性死亡」了。有網友評論說如今看有關爆料，像看文學指路牌。以前因為他的爆料知道了福樓拜，現在又知道了余秀華，順手還認識了其他作家。想起那句廣告語：沒有中間商賺差價。如果真正動人的文字，本來屬於另一個人，那麼最好的結果不是讓它被

哪裏才是避暑山莊

籃得分，名副其實是「濕水橈核」，可能也是致勝奇招。

天氣愈來愈熱，冷氣常開、連接港鐵與住宅的商場，更被需要。不想那麼早回家（開冷氣），不如在商場再坐一會（嘆冷氣），也無可厚非。有的商場還設有Pickleball球場和小型兒童遊樂場，有的可與「毛孩」同行，從前怎麼想到商場會有這般情景？然而，當商場遊人愈來愈多，活動空間卻沒有愈來愈大，可能構成其他問題，我已不只一次看到有小孩在商場裏玩滑板車甚至踏單車，或如入

元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

口、豐肩、收腹，器身自上而下繪五層紋飾——肩上覆蓮瓣紋內繪八寶，腹部繪纏枝牡丹，下腹繪仰蓮瓣紋。青花湛藍蒼翠，白釉光潤素淨，青白相互襯托，盡顯端莊秀雅。作為元代青花瓷中的極品，它被譽為「天下第一瓶」。

這件梅瓶的誕生，是景德鎮手工製瓷技術創新與文明交流的產物。元代工匠採用瓷土加高嶺土的「二元配方」，提高了燒成溫度，開創了燒製大件瓷器的時代；同時引入來自波斯地區的鈦料「蘇麻離青」，以進口青料繪製出濃艷如藍寶石的青花紋飾。景德鎮將中國傳統製瓷工藝與來自波

AI 寫書

在社交網站看到一則廣告，標題是「AI出書」。發帖人將開辦分享會，談AI出書的流程及成本，鼓勵不懂寫作的人寫書和出版書籍，打造專屬IP。近年無論大小事情，人們似乎都愛連結AI，顯示個人或項目趕上科技潮流，適應時代步伐。其實不少宣稱應用AI的事物，不單使用程度參差，也不代表必定具高水平和高質量。如果照單全收，沒配合個人的心思意念和功夫，製成品無論有多美輪美奐、有多節省成本，也欠缺獨特性和原創價值。

至於那則廣告，還指出三個推介人們以AI出書的原因，包括：只需跟AI溝通數天，不用花長時間思考創作；不用聘請代筆，節省成本；最令筆者反感的，是發帖人竟以AI的文筆比使用者更好作招徠，告訴人們出書並不困難。這言論真夠荒唐，既然對個人的寫作能力沒有信心，那為什麼還要寫書？縱然一直以來，出版界都有代筆的

夢》裏那顆被一僧一道帶入紅塵的石頭，更可嘆的是這沙發沒有像石頭那樣自怨自艾，日夜悲號。在飛速如轉輪的斑駁世景中，或因偶然湊成的這幅「老人與鐘」，支撐起一個獨特角落，令人看到不期而遇的意義、堅與韌的模樣。



知見錄

胡一峰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文字中間商

另一個名字帶走，而是順着這些「異曲同工」，重新找到文字真正的源頭。

如果這一場風波，不但讓你知道誰抄了什麼，也剛好讓你認識了真正寫出好文字的人，可能是這場「鑒抄」裏，最意外的收穫。



大川集

利貞

逢周一、五見報

哪裏才是避暑山莊

無人之境，或把人群當成障礙物左穿右插左閃右避，險象環生。

室外變得愈來愈「人類不宜」，只能待在（有冷氣的）室內活動，這種恍如科幻作品情節的日子，似乎不遠矣。



雜果賓治

羽羊

逢周五見報

元青花纏枝牡丹紋梅瓶

斯的鈦料相結合，青花瓷由此沿海上絲路遠銷海外，成為中外文明交流的實物見證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這件梅瓶曾在上世紀八十年代被誤認為明代青花，掩身於眾器之間，經專家再三認定後購回景德鎮，方成為中國陶瓷博物館的「鎮館之寶」。它的發現與認定過程，也正是景德鎮手工瓷業遺產價值逐步被認識的生動縮影。



館藏攝英

閻雅

逢周五見報

AI 寫書

做法。但有人將代筆的作品當為自己的手筆，在業內固然會受非議，若被公眾拆穿，更會被視為不誠實和不尊重原創的行為。這樣出書不但沒什麼意義，對個人形象更可能適得其反。

如今有人公開建議找AI代筆，認為人人皆可出書成為作家，無疑是鼓勵造假，助長抄襲。須知AI集天下之大成，輸出的東西糅合了數不盡的資源，倘若就此當為個人作品，只是自欺欺人。情況就如有人烹調菜式，只道出了想法，然後將整個設計和烹飪過程交由AI科技及機器處理，端出來的東西即使美味，但若那人自稱是廚師，其實也屬欺騙。



竹門日語

簡嘉明

逢周四、五見報